

致 謝 詞

還記得在念碩士時，被老師的原文書折磨的不成人形。那時候只有一個想法：「是哪個人這樣白痴，會想要去念博士啊？！」，沒想到我竟然是我們班上的第一個白痴，進入了博士班就讀，實在是造化弄人。

初碰中共醫療改革這個題目，發現實在是資料浩瀚如煙海。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當短期訪問學者時，曾詢問過同時期在那作研究的各國學者，對於中國醫療改革的觀點，他們的共同聲音是：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，但是也是一個難度很高的題目，目前還沒有人有系統的作過，你可能是第一個研究者」。一想到自己居然是這個領域的開拓者，自然是心中得意不已。等到正式接觸資料後，終於知道為什麼沒有人做了……首先，我發現光是內部文件命令與指示，就可以多到把人給淹死。其次，中國醫療體制受到經濟發展條件不同的影響，各地均有所差異，光將它類型化就是一件浩大的工程；第三，過去僅有來自醫療經濟領域的研究角度，政治學或是社會科學的研究尚不多見，因此在理論發展與研究途徑的切入上幾乎沒有前輩可以參考，也就是一切要從頭打造。頓時心中有種感覺，「唉！上了賊船了……」

能完成這本論文，要感謝的人很多，首先當然是指導教授李南雄老師。我與李老師的緣分極為特殊，他本是我碩士班的創所所長兼指導教授，後來他又回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。沒想到他自香港退休後居然又回台重執教鞭，能讓我又受教於他門下。作為一個有國際知名度學者的開門弟子，心中壓力之大不言可論，他的耐心與對我永恆的關心，是這本論文能誕生的關鍵。

其次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助理主任熊景明老師。她在我資料蒐集期間所給我的協助，對於一個當時題目概念尚稱渾沌的我而言，是有著極大的幫助。當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資料豐富，我論文中幾乎所有資料與內部參考文件，都是來自於其豐富的館藏。

另外要感謝的就是我在天上的父親 - 劉馨吾先生。我父親是一個退伍老兵，國家戰亂，半生戎馬，知識水平又不高。國立政治大學對一個老國民黨來說是有著一種非常特殊的情感，博士學位對他而言又有著莫名的崇拜。猶記得他在臨終前對我仍諄諄期許，希望我能念到博士。後來在考上政大政治系的博士班後，我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將錄取通知書與成績單拿到他靈前火化給他，並告訴在天的父親，我已經如他所願進入政大念博士。我想，現在我可以做的是，將我的畢業證書影本與這本論文火化給我天上的父親，並告訴他在人間他已無任何遺憾……。

其中，讓我感到遺憾的就是在論文口試後三天後，非常愛護我的岳父江濤先生去世了。他在病榻中對我的口試進度仍然非常關心，讓我深刻感受到他對我的愛，不下於他的親生兒子。這本論文如果還有榮耀，我想應該是要與他共享的。

最後，還要感謝的就是我的新婚妻子念慈。沒有她的包容與忍讓，哪會有這本論文的出世呢？

兆隆筆於

旗山

2004/2/28